

委员 笔记

名家 名笔

艺文 从谈

她的名字叫中华

熊召政

记得202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从洞悉幽微的智者到遵循着最基本生活原则的普通民众，无不从自己的判断力与感受力作出推测：即将到来的2021年，将会是艰难的一年。因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个看不见的敌人，试图将人类拖入灾难的深渊。一旦灾难的强大超越了科技的能力，惊慌失措便会成为人类本能的反应。所有的灾难可以瞬间爆发，但不会瞬间消失。这就是从2020年走过来的人们，对2021年的前景表示悲观的理由。

现在，2021年即将成为过去时，令人欣慰的是，悲观的情绪并没有笼罩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祖国，仍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让中国这艘航船，穿过惊涛骇浪与险滩暗礁，平稳地驶向有着诗与梦想的远方；我们老百姓在分享艰难的同时，也在享受着国运的强盛与制度的阳光。

从一个孢子我们能看到整片森林，从一朵浪花我们能看到澎湃的江河；从夙兴夜寐、宵衣旰食，我们理解中国治理的特有品质；从筚路蓝缕、女媧补天，我们感受到中华文明的伟大精神。在过往的历史中，凡有困难处，必有勇者生；凡遇艰危时，必有圣贤出。2021年，预测到的困难都如期降临了，甚至还超过了预期。我们想到了疫情不会那么快消退，却没有想到从德尔塔到奥密克戎，困兽犹斗的新冠病毒，一次又一次折磨着我们的能力与耐心。困难是一个存量，你克服一个它就少一个；斗志是一个变量，统帅的士气就会激励三军，如果彷徨，三军的士气也会低落。

2021年，我们过得不轻松，但我们过得很充实。“路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这首诗仿佛不是写于1934年，而是写在当下。

国家的兴衰因时空变化而不同，在应对复杂局势获得优异答卷的关键时刻，我们告别2021，怀着满腔热情而不是满身伤痕，我们走进了2022。

2021年是艰难的，2022年的艰难仍然如影随形。持续了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与思想作出新的调整。在这样强大的疫情面前，我们必须有建立在道德与慈悲之上的抵御能力。因为，这种龙卷风一样到处爆发的疫情，攻击的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某一信仰、某一制度，它攻击的是整个人类！在它面前，人类应该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分裂的；是一个阵营，而不是对抗的。

我是武汉的居民，武汉抗疫胜利之后，我说过一句话：“疫情伤害了我们，疫情也教育了我们。”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领导国家的执政党对任何一个感染病毒的老百姓生命的珍惜，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对人民的承诺。经过灾难的洗礼，人们非常珍惜祖国的美好并因此而作出了选择。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时代，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宝贵的选择吗？

困难不是假设的，唯其真实，才值得我们并肩战斗，去克服它，战胜它。我们可能有挫折，但我们不会低下高贵的头颅；我们可能有忧伤，但忧伤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强大。

2022年，我们会更加奋发有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住了一个主人，她的名字叫——中华。

2020·12·30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

行者 抒怀

抚州畅想曲

关仁山

江西抚州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散发着神秘的气息。这种气息潮水般向我涌来。起初，我试图与那种神秘的气息沟通、融合。可是，我的心像一朵飘忽的云。

天真有时释放爱美的灵魂，抚河之水，却能给我们带来灵感，而时尚的风过于缥缈，让人难以捕捉。发掘生活之美，我们要善于采摘，善于与美对话，善于在历史的风景区中找到新的风景。

走在抚州大街上，有着无限感慨。我的心走不出抚州，是因为这里有梦，有文化，好梦总是愿意与别人分享。参观抚州古迹，三元楼、一字亭、旧民居、残败的城墙，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哀伤之感，还有现代人苍凉凄厉的追念。它笑着朝代的风云聚散，让我们与历史相识，给我们留下

谜语，也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想。这一瞬间，我生命的一部分，已经悄悄潜入抚州的骨血，灵魂突然地飞起，超越了古城墙，并在飞翔中体味抚州文化的独特味道。

这里的风景朴拙而深奥，极有韵味，极为独特。抚州人常常不无自豪地说：我们是抚州人。抚州人爱抚河，抚河是抚州的母亲河。抚河流淌着，见证着抚州的红色历史。这里意象通明，透出一种温柔淡定的平静。我们的手抓不住岁月，岁月像飘零的云朵溜走，可这抚河流淌着红色的记忆。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数次在这里领导和指挥武装革命斗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抚州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主战场，打响了东坑战役、黄坡战役、金溪战役等多场著名战役。革命老区，往往有着贫穷的困扰。2021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完美对接，抚州革命老区人民同样完成了脱贫的历程。畏惧源于苦难，信心让我们又超越了苦难。

我们乘坐缆车登上了资溪县的大觉山，觉得湿润的山风里，无比凉爽。望着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别有一番韵味，渐渐与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一种默契，精神上就会从琐碎的生活中得到升华。所以，我忽然想与自然对话了。他深沉地问：你会做什么？

大自然的回应，神秘而悠远。我问：你不允许我们做什么？大自然的回应，温声细语，耐人寻味。

我表情凝重，眼睛微微睁开，在看与不看之间，刹那间，脑海里灵光闪

现，得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把自然看懂了，到处都是财富！

其实，资溪人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过去，人们一提抚州就随口说，那儿是穷山恶水。穷山里的资溪人，似乎因贫困走入绝境，有时候像孩子一般在大自然里幻想，会不会有奇迹让他们摆脱厄运呢？如果说穷，那是相对而言的。他们得到大自然的暗示，将大自然的美转换成旅游财富模式。要使卵石臻于完美，并非锤的打击，而是水的且歌且舞。资溪人明白，抚州人明白，有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脱贫攻坚让老百姓走上了致富小康路。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完美衔接了。绿色抚州，有花的点缀，神鸟的守护，必然生机勃勃。产业升级了，绿水青山留住了。绿色被汗水染成，让蓝天与山恋融为一体！啊，欢乐比痛苦还深沉。清澈的抚河水啊，欢腾奔流，静静地流淌着——

给脱贫攻坚命名，像点燃心中的一盏明灯，是历史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这样的记忆，让我们的生命有了归属，有了期盼，有了呼应；给我们身边普通的英雄命名，因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党员干部的扶贫情怀，情到深处，志比钢坚。在百姓的冷暖间，彰显了道义和担当，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抒写情怀与热望。

在抚州有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山总让我想到路。如今，抚州以数字经济崛起在新的潮头。数字抚州的前方好像有价值连城的宝藏，但是，这宝藏的获得需要艰辛的跋涉。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数孤寂的夜晚品尝愁绪。于是，

冬天看树

奕然

酒和飘逸。

还有银杏。银杏有一种天生的高贵气质。春夏，一树碧绿。秋天，一身金黄。真是绿得纯粹，黄得也纯粹。银杏，远望，亭亭玉立，静观，每一片树叶都是那么规整而精致。俨然如一位雍容端庄的淑女伫立在人们的面前。冬天来了，银杏又是另一番景象。那笔直的树干直上云霄，所有侧枝一如主干，不弯不曲，对称地向四面伸展，枝枝向上，少有缠绕或下垂者。冬天让我们见识了银杏的阳刚之美，一种正直向上的君子之风。

最有意思的是玉兰了。春天的北京，最早绽放的乔木花卉就是玉兰了。从长安街到各大公园，从传统的四合院到现代化的社区，玉兰都是令人称道的靓丽景观。美中不足的是，玉兰虽好，可惜花期甚短。北京的玉兰，单株的花期也就半个月不到。待花谢零落，新叶渐丰之时，玉兰树便悄悄地隐设在树林

的繁枝密叶之中了。可是，冬天的玉兰却以其独特的风采，令人刮目相看。她优雅而满怀自信地伫立在寒风中，枝头缀满了毛茸茸银灰色的苞蕾。玉兰精神抖擞，养精蓄锐，似乎在用一个整整的冬季，孕育着，准备着，迎接那不到半个月的光辉绽放。

也许，有人会问及松柏。是的，松柏四季常青，冬天亦无多大的变化。但是，大的环境不同，观感自然便不一样。在朔风凛冽，大地苍茫的时空下，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了松柏独立坚忍的品格，更能体会古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慨叹。

冬天看树，不仅壮阔，而且多变。若逢瑞雪纷飞，天地一色，满树飘洒洁白晶莹，万木皆成玉树琼枝，那才真是天地之大观。

值此隆冬之际，让我们迈开双脚，走向原野，走向山林，走向大自然，去看看冬天的树吧。这是一种令人陶醉而遐想，清醒又震撼的审美。



《读树·画树》

全国政协委员 朱乐耕 作

每个孩子都有诗的灵感

高洪波

有人说，儿童与诗是有一段距离的。因为诗要求凝练、含蓄、意境深邃，而孩子的天性却是好动的，他们对于艺术首先要求的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然后在这种满足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诗的特点却往往限制了孩子们与它的亲密交往。

但是我更加相信，每个孩子都拥有一个诗的灵感。

我在组诗《在文学的殿堂》中，把孩子和诗、孩子和寓言、孩子和童话、孩子和小说都进行了诗歌的注释，其中有一首《孩子和诗》：

我和孩子谈诗，
她的眼睛
紫葡萄般放光，
笑声，泻出她的
漏风的牙齿。
于是，我知道了
孩子们爱诗！

是的，春雨是湿的
露珠是湿的
大森林的故事是诗的；
牛奶是湿的
汽水也是湿的
奶奶的童话是诗的。

孩子和诗的感情
就这样奇妙地交织。
诗，融入她的血液，
让金色的童年
充盈着天真和机智……

“让金色的童年充盈着天真和机智”是我对孩子和诗的一种总结。在孩子的眼里，世界是透明的，美好的，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说是富有爱的天赋的诗人。他们出于本能地喜欢摇曳的野花，天上飞翔的小鸟，水中灵动的鱼儿；喜爱张着小手的孩子，春天里染绿大地的小草，以及一切小生灵们。孩子的心是纯真的圣地，他们的眼睛注视着的一切事物，都由于这童心的折光呈现出五彩的色泽。这是由欢乐的憧憬和好奇的幻想交织成的光谱。诗歌需要情感、情思和情趣有机地融合，这样调制出的诗的饮料，是孩子们愿意喝的。而儿童诗就是打破种种限制，成为沟通儿童与诗的那座桥梁。

中国的大诗人、《诗论》的作者艾青曾说过：“诗是人类向未来所寄发的信息，诗给人类以朝向理想的勇气。人类语言不灭绝，诗不灭绝。”我觉得这段话也适合儿童诗。如果说诗是人类精神天空中闪亮的那道闪电，那么儿童诗就是若干闪电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诗人们用奇丽的幻想和精巧的构思，加上和谐的韵律和几分幽默，帮助孩子们进入诗歌的领域，并赠予他们一个又一个香喷喷的梦境。

没有幻想就没有诗歌，更不可能有儿童诗歌，诗里面孩子天真的幻想，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既是幻想的，又是真实的。孩子的天性是活泼的、好动的，他们对世界充满了新鲜的好奇，并且用积极的行动去探索、寻觅甚至企图打破这些好奇。与此同时，从行动中中学会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的方法。因此，孩子们喜欢明快的、动作性强的诗歌，并从中发现自己行为的楷模，借鉴诗中人物的行动，儿童诗如果一味陈述或空泛地抒情，会造成小读者的冷淡以至费解。这就给儿童诗作者提出了一个要求：一首成功的儿童诗，除去思想、感情和语言外，至少应该有连续活动的场景，构成清晰的、易于想象的画面；应该具备独特的、风趣的故事情节。一首成功的儿童诗，并非必须是完整的叙事诗，但最好带有叙事诗的骨骼、叙事诗的精髓，它是浓缩的叙事诗，同时又是淡化了的抒情诗。所谓“淡化”，就是让感情从容不迫地、潜移默化地流入小读者的心灵。对于孩子的心灵来说，来不得半点的矫饰和造作，要以天籁之声、自然之情去启示孩子们对于生活、对于友谊、对于人生的各种复杂情感的学习与适应。

诗歌，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相比，最大的特点是音乐感和韵律性。比如古典儿童诗，如果让小孩子直接学习像《岳阳楼记》一样的文言文，肯定会有阅读障碍，但是一首《咏鹅》可以让小朋友在很短的时间里记住背诵，这是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重要的区别。

我记得曾经听过叶嘉莹先生讲关于诗歌的课，她把自己在国外和幼儿园的小朋友谈诗的故事告诉我们。首先叶先生把“诗”做了两个字的拆写，她是中国最早的古文字学写这个“诗”字：一个是言文心声的“言”，是心底流出的声音；一个是寺庙的“寺”，是很神圣的地方。所以诗，是要传达心里的声音，并且带有庄严的气氛。

“诗人，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让孩子们从小接触诗可以让他们知道语言的丰富性和美感，同时通过韵律加深记忆，而且诗歌的想象、联想和特殊的句式结构对孩子的语言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让孩子们从小就与诗交朋友，和古今中外好的儿童诗交朋友，对他未来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会有特殊的帮助。

中国儿童诗发展百年，有很多优秀的儿童诗人，比如当代的中国儿童诗人金波、张秋生、柯岩、袁鹰、田地、邵燕祥、阮章竞等等。在我国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儿童诗是其中一个门类，每一届都有优秀的儿童诗人获奖，诗人们研究社会、研究时代、研究儿童读者，精选富有生活情趣的细节，用生动的笔触帮助孩子和诗建立亲密的友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除了国内优秀的儿童诗作品，还有很多国外的儿童诗翻译成中文。虽然诗从本质上讲是不能译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优秀的翻译家，他本身又非常懂诗，比如任溶溶和屠岸先生，他们都是大师级的诗人，对外国诗歌进行了精妙的解读和翻译，这样的作品也非常值得阅读和学习。

儿童生活的天地是无比丰富的，这就要求有相应题材广泛的诗歌来衬托。现在越来越多才华横溢的儿童诗人们用热诚的思索，用深沉的眷爱，用微笑的诗心，来注视和关切着新一代的成长，向他们灵魂的原野，灌溉以汨汨的诗泉，引导着他们，踏向金色的朝歌。

每个孩子都拥有一个诗的灵感，我们要呵护它，培养它，让这个灵感变得深邃而强壮，从而能够从容应对不期而遇和自然而然的成长中的烦恼。

(作者系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华夏

